

【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庄子

孙通海 译



中華書局

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庄子

孙通海 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孙通海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ISBN 978-7-101-05490-3

I. 庄… II. 孙… III. ①道家②庄子-原文③庄子-译文 IV. B2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5874 号

书 名 庄 子

译 者 孙通海

责任编辑 刘胜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¼ 字数 260 千字

印 数 1—2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490-3

定 价 28.00 元

出版说明

庄子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曾经做过地位卑微的漆园吏，不久辞去。庄子生活在战国时代的前期，当时周朝已经名存实亡，诸侯纷争，战事频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庄子感同身受，激起他对现实社会的无情抨击，也触动他对理想世界的深深思考，在激奋与沉思中创作了《庄子》一书。

《庄子》一书，今存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内篇为庄子自著无疑，一般认为外篇除大部分为庄子手笔外，也有部分为后学所编纂，杂篇则多为门徒后学所推衍。《庄子》一书的构成情况，也就决定了《庄子》各篇的内容与论旨层次不尽相同，甚或有旨意相忤的现象存在，也就可以理解了。

人们称赞一部书，往往喜欢冠以“博大精深”四字，用此四字来衡量《庄子》，可谓当之无愧了。我们不妨把理由简略介绍一下，这也是《庄子》一书的最大特色。

庄子继承了老子道的学说，并把它发扬光大，从理论的殿堂走上社会生活的天地，又从社会生活的天地升华到人性自然的境界，创建了完整而精辟的人生哲学这一体系，开启了人类对自然、社会、人三者关系的深入探讨。

庄子学说的建立，虽然源于老子道的学说，但它并没有囿于一家之言、一派之说，它是在对各家各派，特别是儒家儒学的探究中，去挖掘去充实自己的学术的，也就是在成就自己学说的同时，客观上丰富和深刻了儒学的某些方面的论述。这给后人兼取儒道两家的精华提供了基础。

《庄子》一书，集中而精彩地体现了华夏民族在人文方面的智慧。例如对宇宙的深刻认识，对人天关系的体悟，对人类本性的揭示，无不有着深远的意义。除此人体科学的成就外，在现实生活层面上，《庄子》一书通过形形色色的寓言故事，揭示了表相下的人性事理，给人们开启了一道认识自己、认识他人和认识社会与自然的大门。

《庄子》一书，它完美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体现了华夏民族文化底蕴，特别

是汉语言文字的无限魅力。庄子的艺术风格、语言运用、创作手法都达到了高峰,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艺术珍品,世代被人们所欣赏所借鉴所化用。

《庄子》一书,由于它在多领域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千古以来一直为众多的人——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宗教家、养生家,当然还包括广大探求知识、富于幻想、追求自由自在生活的普通人所喜爱。

本书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以对开的方式排版,以为读者提供阅读最方便的文本,相信广大读者在阅读庄子原典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经典的无穷魅力。本书原文文字依据中华书局《庄子集释》,个别文字据他人考证择善而从。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年2月

目录

【内篇】

逍遥游第一	2
齐物论第二	8
养生主第三	22
人间世第四	26
德充符第五	38
大宗师第六	46
应帝王第七	58

【外篇】

骈拇第八	66
马蹄第九	72
胠箠第十	76
在宥第十一	82
天地第十二	92
天道第十三	106
天运第十四	116
刻意第十五	128
缮性第十六	132
秋水第十七	136

至乐第十八	148
达生第十九	154
山木第二十	166
田子方第二十一	176
知北游第二十二	186

【杂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200
徐无鬼第二十四	212
则阳第二十五	228
外物第二十六	240
寓言第二十七	248
让王第二十八	254
盗跖第二十九	266
说剑第三十	278
渔父第三十一	282
列御寇第三十二	288
天下第三十三	296



内篇

逍遥游第一

齐物论第二

养生主第三

人间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师第六

.....



逍遥游第一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飡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北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鯀。鯀的体长，不知道有几千里。变化成为鸟，它的名字叫做鹏。鹏的阔背，不知道有几千里。奋起而飞，它的翅膀就像天边的云。这只鸟啊，当海水激荡、飓风刮起的时候，就要迁往南海。那南海，就是一个天然的大池。

《齐谐》这本书，是记载怪异之事的。书里有这样的话：“当鹏往南海迁徙时，一击水就行三千里，环绕旋风升腾九万里，它是乘着六月的大风而飞去的。”野马般的气雾，飞扬的浮尘，这都是生物的气息相互吹拂的结果。看那天空，湛蓝湛蓝的，那是它的本色吗？还是由于它无限高远的缘故呢？倘若从上往下看，大概也是这种光景吧。

水的积蓄不够深厚，那就没有能力负载大船。在堂前的洼地上倒上一杯水，那么放入一根小草还可以当船，放上一只杯子就胶着不动了，这是水浅而船大的缘故。风的势头不够强劲，那就没有能力负载巨大的翅膀。所以鹏飞九万里，由于风就在它的下面，然后才凭借着大风飞行；由于背靠青天而没有阻碍它的东西，然后才能图谋飞往南海。

蜩和学鸠讥笑大鹏说：“我们从地面疾速而飞，碰上榆树檀树的枝条就停下来，有时飞不上去，就落到地面罢了，何必要飞上九万里高空而前往南海呢？”到郊野去，只需携带三顿饭食，回来后还是饱饱的；去百里以外的地方，就要准备过夜的粮食；去千里以外的地方，那就要预备三个月的口粮。这两只小虫小鸟又怎么会知道！

智慧小的不如智慧大的，寿命短的不如寿命长的。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朝菌不知道昼夜的交替，蟪蛄不知道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这都是由于寿命短促的缘故。楚国的南边有一只灵龟，以五百年的光阴当作一个春季，又以五百年的光阴当作一个秋季；远古时期有一棵大椿树，更以八千年光阴当作一个春季，再以八千年光阴当作一个秋季，这是因为它们的寿命太长了。然而彭祖至今还以长寿闻名于世，众人都希望和他相比，岂不是很可悲！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二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

连叔曰：“其言谓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商汤问棘中也有这样的话：“在不毛之地的北方，有一个广漠无涯的大海，那是天然形成的大池。那里有一条鱼，它的身宽有几千里，没有人知道它的身长，它的名字叫做鲲。有只鸟，它的名字叫做鹏。鹏的脊背像泰山，翅膀像天边的云。它乘着羊角般的旋风，直升到九万里的高空，穿越云雾，背负青天，然后一个心思往南飞去，将要到达南海。池泽中的小雀讥笑大鹏说：‘它将要往哪儿飞呢？我腾跃而起，飞不过几丈高就落下来，在蓬蒿丛中飞来飞去，这也是飞翔中很得意的境界了！而它还想飞到哪里去呢？’”这就是小和大的区别啊。

所以说，那些才智可以充当一官半职的，品行可以亲合一乡人心意的，德性合乎国君要求而又能取信百姓的，他们自我感觉啊，也与这些小雀们并无区别。宋荣子禁不住嗤笑他们。像宋荣子这样的人，全世界都赞扬他，他也不为此受到激励；全世界都非议他，他也不为此感到沮丧。他能确定自我与外物的区别，分辨荣誉与耻辱的界限，不过如此而已。他对于世俗的功名，不曾汲汲去追求，尽管如此，仍有更高的境界没有树立。

列子乘风漫游，轻松美妙极了，过了十天半个月才回来。他对于福报的事，并没有汲汲去追求。列子虽然可以免于步行，还是要依靠风力才行啊。

如果能够把握天地的本性，顺从六气的变化，畅游于无穷的世界，他还有什么必须依赖的东西呢！所以说：至人无己的私念，神人无功业的束缚，圣人无名声的牵挂。

二

尧想要把天下让给许由，对他说：“日月都出来了，而火烛还不熄灭，它要和日月争辉，这不是很难吗？适时之雨已经普降，而人们还在汲水灌田，这对于禾苗的滋润，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倘若您登上大位，天下就会安定，而我还在占着您的位子，自己感到太不够格了。请让我把天下交给您吧。”

许由说：“您治理天下，天下已经得到了治理，这时还让我来代替您，我将要求名吗？名这东西，不过是实的附庸，难道我将要充当附庸吗？鹪鹩在茂林中筑巢，只需占用一根树枝就够了；偃鼠到河边饮水，只不过喝饱肚皮就够了。您请回吧！我要天下做什么呢？厨师虽然不尽职守，主祭的人不会替他去烹调。”

肩吾向连叔问道：“我从接舆那里听到的，尽是不切实际的大话，说出口收不回来的话。我惊骇他的言论，犹如天上的银河那样漫无边际，与常人的认识相差悬殊，不合世情。”

连叔说：“他说了什么话呢？”

肩吾说：“他说：‘藐姑射山上，住着一位神人，肌肤像冰雪一样洁白清透，姿态轻柔婉约如同处女；不吃五谷杂粮，只是吸风饮露；乘着云气，驾着飞龙，遨游于四海之外；他的精神凝聚专一，能够使万物不受灾害，五谷丰登。’我听了这些话，所以认为纯属谎言而根本不信。”

123

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

三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连叔说：“当然啦，瞎子无法让他和别人一样观赏花纹的美丽，聋子无法让他和别人一样聆听钟鼓的乐音。岂止形体上有聋有瞎呢？人的心智也有啊。上述的话，也是针对你而言呀。那个神人啊，他的德性，将要混同万物，浑如一体，世人期望世间得到治理，但是有谁愿意劳劳碌碌去管世间的俗事呢！这样的人，万物不能伤害他，洪水滔天也不可能淹没他，酷暑大旱使金石熔化、土山枯焦，也不能让他感到炽热。他扬弃的尘垢糟糠，都能造就像尧、舜那样的伟人，他怎么肯把俗间杂物当回事呢！”

宋国人到越国去贩卖礼帽，越国人习惯剪掉头发，身刺花纹，根本就用上它。

尧一心治理天下的百姓，安定海内的政事，前往藐姑射山上，汾水的北面，拜见四位得道之人，不禁怅然若失，忘掉了自己的天子之位。

三

惠子对庄子说：“魏王送给我一棵大葫芦种子，我把它种植养大，果实足有五石。用它盛水，它的坚固程度承受不了自己的容量；把它破开做成瓢，那么阔大的瓢无处可容。这葫芦并非不够空大，只是大得无法派上用场，所以就把它打碎了。”

庄子说：“你真是不善于利用大的东西。宋国有个人，擅长制造让手不皴裂的药，于是利用它，世代从事漂洗丝絮的工作。有个客人听说，要拿出百金买下这个药方。宋人便聚集起全家族的人商量说：‘我家世代以漂洗丝絮为业，所得也不过几金。如今一旦把药方卖出就可以获得百金，就卖了吧。’客人得到药方后，便去游说吴王。这时越国发兵攻打吴国，吴王就派他领兵打仗。冬天，吴军与越军水战，大败越军，吴王划出一块土地封赏他。同样一个让人不皴裂手的药方，有人用它得到了封赏，有人用它只能从事漂洗丝絮的工作，这是因为用途不同啊。现在你有五石之大的葫芦，为什么不考虑把它当作腰舟系在身上，去浮游于江湖之上，反而担忧它太大无处可容呢？可见你的心如同蓬草一样茅塞不通啊！”

惠子对庄子说：“我有一棵大树，人们称它为樗树。它的树干长满木瘤而不符合绳墨的要求，它的小枝弯弯曲曲也不合规矩。它长在路边，匠人们不屑一顾。而今你的言论，大而无用，众人都远离而去了。”

庄子说：“你难道就没见过野猫和黄鼠狼吗？它们趴伏着身子，等候出游的小动物；它们东蹿西跳，不避高低；往往陷入机关，死于罗网之中。再看那牦牛，庞大的身躯就像天边的云，它的能力大极了，却不会捕捉老鼠。现在你有这么一棵大树，却愁它无用，为什么不把它种植在虚无的乡土、广漠的旷野，悠闲自在地徘徊在大树的旁边，怡然自得地睡卧在大树的下面呢？它不会遭到斧头的砍伐而夭折，没有什么东西去伤害它，它的无所可用，哪里还会招来困苦呢！”

齐物论第二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子游曰：“敢问其方。”

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呿。而独不闻之蓼蓼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实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

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二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

南郭子綦靠着几案静坐，仰着头缓缓地呼吸，好像遗忘了自己的形体一样。颜成子游站在他的面前侍奉着，问道：“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人的形体本来可以使它如同枯木，而心灵本来可以使它寂静得如同死灰吗？今天您的静坐，和往日的静坐大不相同啊。”

子綦说：“偃，你的提问，不是很好嘛！今天我把我丢掉了，你知道这一点吗？你或许听说过天籁，但不一定听说过地籁，你或许听说过地籁，肯定没有听说过天籁吧。”

子游说：“请问其中的道理。”

子綦说：“大地呼出的气，人们称做风。这风不发作就罢了，一旦发作就会万窍怒吼。你就没有听过长风呼呼的声音吗？那山林中险峻盘旋的地方，还有百围大树的洞穴，形状有似鼻子的，有似嘴巴的，有似耳朵的，有似梁上方孔的，有似牛栏猪圈的，有似舂臼的，有似池沼的，有似泥坑的。那发出的声音，有的像水流声，有的像射箭声，有的像斥骂声，有的像吸气声，有的像喊叫声，有的像嚎哭声，有的像幽怨声，有的像哀叹声。前面的风呜呜地唱着，后面的风就呼呼地和着，微风就小声地应和着，大风就大声地应和着，当暴风过后，所有的窍穴就虚寂无声了。你就没有见过风吹树林时，那摇曳摆动的枝条吗？”

子游说：“地籁是各种孔洞发出的声音，天籁则是竹箫之类发出的声音，请问天籁是什么呢？”

子綦说：“所谓天籁，也就是风吹万种孔洞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些千差万别的声音是由于自己自然的形态体质所造成的。既然各种不同的声音都是自身决定的，那么鼓动它们发声的还有谁呢？”

二

大智的人广博，小智的人偏狭；高谈阔论的人盛气凌人，具体而论的人争辩不休。他们睡觉时魂魄也不安宁，等睡醒后身疲气散。他们整天与外界交涉纠缠，日复一日勾心斗角。有的散漫不经，有的藏奸不露，有的谨慎精细。小怕时惴惴不安，大怕时惊魂失魄。他们有时发言就像放出的利箭，窥伺到别人的是非来攻击；他们有时片语不吐就像发过誓约一样，不过是等待致胜的机会；他们正在衰竭着，犹如秋冬的萧条，这是说他们一天天地走向消亡；

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絺，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热，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

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

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轂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